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十三章

余聽母言，淚如瀑瀉，中心自咎，誠不應逆堂上之命，致老母出此傷心之言，此景奚堪？余惶然少間，遽跪余母膝前，婉慰余母曰：「阿娘怨兒。兒誠不孝，兒罪重矣！後此惟有謹遵慈命。兒固不經事者，但望阿娘見恕耳。」余母徐徐收淚，漫聲應曰：「孺子當聽吾言為是。古云：『不信老人言，後悔將何及。』矧吾兒終身大事，老母安得不深思詳察耶？當知娘心無一刻不為兒計也。即爾姊在家時，苟不從吾言，吾亦面加叱責而不姑息。今既歸人，萬事吾可不必過問。須知女心固外向，吾又何言？若靜子則不然。彼姝性情嫻穆，且有夙慧，最稱吾懷，爾切勿以傅粉塗脂之流目之可耳。」余母尚欲有言，適侍女跪白余母曰：「浴室諸事已備，此時剛□句鐘也。」言畢，即去。

余母顏色開霽，撫余肩曰：「三郎，娘今當下樓檢點冬衣，□一時方暇。爾去就浴。」

余此時知已寬慈母之憂，不禁怡然自得。仰視天際游絲，緩緩移去，雨亦遽止，余起易衣下樓就浴。

余浴畢，登樓面海，兀坐久之，則又云愁海思，襲余而來。

當余今日，慨然許彼姝於吾母之時，明知此言一發，後此有無窮憂患，正如此海潮之聲，續續而至，無有盡時。然思若不爾者，又將何以慰吾老母？事至於此，今但焉置吾身？

只好權順老母之意，容日婉言勸慰余母，或可收回成命。

如老母堅不見許，則歷舉隱衷，或卒能諒余為空門中人，未應蓄內。余撫心自問，固非忍人忘彼姝也。繼余又思：日俗真宗，固許帶妻，且於剎中行結婚禮式，一效景教然者。若吾母以此為言，吾又將何言說答余慈母耶？余反覆思維，不可自聊，又聞山後淒風號林，余不覺惴惴其栗。因念佛言：「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」嗟乎！望吾慈母，切勿驅兒作啞羊可耳！